

花言峭语

美与青春,琼瑶的无尽追求

琼瑶离世,虽然令人震动,却并不让人意外。三十年前,读到她的小说《失火的天堂》时,那些和三岛由纪夫、芥川龙之介有关的段落,就曾给我凄厉的预感,“力量被轻视,肉体被污蔑。悲欢易逝去,喜悦变为质。”“她环顾人生,没有什么所欲获得的东西,唯有这紫色的火花,唯有这凄厉的空中火花,就是拿生命交换,他也想把它抓住。”但她的出发点,却并不是悲郁的,而是基于爱与美。尤其是美,是她终极的追求。不论琼瑶小说,还是琼瑶影视,能够长青五十年,与她十年一次的升级换代密不可分,但这变化其实极其微小,不过是新的着装化妆、新的灯光音效、新的时代语,还有,选择有新时代气质的新人出演。但在更大的地方,她从来没有改变,那就是她对“唯美”持之以恒的追求。

琼瑶的小说和影视世界,几乎同步开始于1960年代。这个时代的琼瑶小说和电影一样,是质朴动人的,感情真挚,细节真实。例如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,李梦竹的女儿杨晓彤有了男友,并且要上门来拜访,李梦竹夫妇为了让自己寒酸的家看起来体面

些,不得不大动干戈,把家里的榻榻米和木挡墙拆掉,勉强腾出一间客厅来待客。后期的琼瑶电影,却渐渐走向唯美路线,唯美无杂质的情感,唯美的环境,唯美的音乐……主人公的活动背景,从来都是花园、海边、林荫道,《奔向彩虹》发生在一个玫瑰园里,《彩霞满天》的背景是海滩和白屋,就连《我是一片云》里行动不便的女主角,最后都要在一片草原上完成大结局。

1980年代,台湾爱情文艺片渐渐走了下坡路,琼瑶从此转向电视界,《在水一方》《几度夕阳红》《庭院深深》等几部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之后,琼瑶转到内地取景,从此,她的“唯美专营店”走上顶峰。“六个梦”“梅花三弄”“两个永恒”“一帘幽梦”等等“数字系列”,最大卖点就是外景地和纯美画面,刘雪华扮演的角色在金黄的银杏叶中行走的场景,陈德容和马景涛在西湖边的畅游,成功勾起年轻人对这些故事的好奇心。2011年的新《还珠格格》也是这样,在宣传片里,反复强调的是“在草原,在花海”,在琼瑶的博文里,她说:“这次的‘新还珠’,尔康有‘四大秘密基地’,包括花海、草原、翠

湖、和幽幽谷。他和紫薇,不像以前那样局限于一个房间里谈恋爱,他们的深情,有青山绿水,花海草原作为见证。”后来的《花非花雾非雾》也还是对花海、古堡、异域风光,有着浓厚兴趣。

与这种追求配套的,还有她对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元素的迷恋,欢笑、团聚、浪迹天涯,还有那种横空出世的自信。这种自信,体现在琼瑶剧对主角们的格外眷顾上,所有剧情,所有配角,都围着主角团团转,那也正是任何时代年轻人的自我定位吧。

对琼瑶的人生美学和文艺美学有了了解,就不会对她后来的一系列决定感到奇怪。早在2017年3月,琼瑶就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一封公开信,她说,她看到一篇名为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的文章,决定向家人交代自己的身后事,即将80岁的她,没因战乱、意外、病痛等原因离开,已经非常幸福了,她决心笑着死亡。她告诉家人,无论生什么重病,她都不动大手术、不送加护病房、绝不能插鼻胃管,最后还强调,不需要各种急救措施,只要让她没痛苦地死去就好。

2018年,她的丈夫平鑫涛的病

况,被公诸于世。2019年5月,平鑫涛去世,琼瑶发布了千字长文悼念平鑫涛,并为他举行了花葬:“你若有灵,保佑我有生之年只有笑,没有泪,活得像火花。行吗?好吗?永别了!我爱!”

爱、美和青春,对琼瑶来说,密不可分,是她人生的基底,也是她所有作品真正的追求,她不能容忍不爱,也不能容忍不美,更不能容忍青春的逝去,生命变得枯萎。她影视剧中所有的演员,其实都是她青春梦的替身。所以,她在2024年做出的最后的决定,并不意外。但这决定,也建立在她已经尽情挥洒过人生,最大限度地实现过自己的幻想,体验过人生的一切感受的基础上。她没有遗憾,她已经圆满。所以,她即便在遗书里,也诚恳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,并且告诫年轻人,要爱生活,爱生命。似乎矛盾,其实并不矛盾,因为她已经用自己的一生,验证了这种活法是可行的,她已经自洽,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大团圆,已经“活得像火花”。

韩松落
作家

钱眼识人

被预判的亲子生活

是枝裕和大概是中國影迷最熟悉,也是人氣最高的日本導演之一,最近他親自帶著十一年前的旧作《如父如子》來國內院線跟觀眾見面,頗有誠意,也讓我興起在大銀幕上重刷了這部經典影片,關於它的好,其實是有目共睹的,几乎所有的视听语言都被调动起来,目标一致却不懂声色地讲一个挑战伦常、让人抓狂的“狗血”故事,这是导演的厉害之处,静水深流一词形容最贴切不过了。比如我这次就发现不少细节背后的雷霆之力。比如福山雅治扮演的企业高管第一次带着儿子与对方孩子“交换”过周末是开车去的,镜头是用一个远景,很克制冷静地看一辆车行进在乡间公路上,很像是这位高管的人设,精致也矜持地保持着与人的距离,可是,到了片尾,他的精致面具一击即溃,被自己本能的泪水冲刷冲刷,终于意识到他真正需要的是超越血亲关系的陪伴感,他要重新做回父亲,其实也是做回孩子。他急切地想把没有自己基因的儿子再“换”回来,

情人看剑

是枝裕和近期陆续在中国各类场合中露面,既有媒体见面会,也有时尚秀场。电影《如父如子》月初登陆国内影院,确实需要宣传造势。十年前的作品,随着观众年龄阅历递增,愈发能从影片中看出更多意味。

两家人在医院抱错了孩子,这类极端事件可以上头条新闻,阿莫多瓦也拍过类似题材的《平行母亲》,讲起来很容易滑向奇情故事。《如父如子》并未想讲一个戏剧化的故事。是枝裕和的处理,更多是以这一事件为契机,写出一个成年男子——福山雅治饰演的父亲野野宫良多——如何真正成长为一位父亲的过程。在后来出版的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一书中,导演称父亲的性格一开始就交代清楚,然后将压力一点点施加于他,看他如何

同样是开车,这次就是主观镜头,故意地跳跃和摇晃,就好像一个司机因为加速而在路上磕磕绊绊。所有这一切,导演并没有像内娱某些拙劣的套路,用旁白苍白地絮叨了角色的心迹。这样的细节其实还有很多。

但是经典的魅力在于常看常新,因为我是在2024年的冬天重温,竟然发现它还有其他妙处,是枝裕和竟然像一个先知,预判了我们的当代生活。比如我注意到电影有那么一幕,高管夫妇把亲生儿子接到自己像酒店的高级寓所里,并且打算开启一段全新的亲子生活,为了讨好儿子,就在家搭起来帐篷,还购买了全套的户外装备,下雨的时候在阳台上挥舞鱼竿假装能在雨中钓鱼,晚上睡床上三人仰望投影的星空谈天,这不就是近年来流行的“露营风”吗,不少博主都会分享如何足不出户就能玩转的秘诀和装备清单。仔細想,这一潮流的兴起根本上不就是因为隔阂与孤独吗?是因为有限而需要靠想象力来填充,与电影的逻辑不约而同,

是因为高管忙而寻找的“平替”方式。

高管的家里是能清楚地看到东京晴空塔,有意思的是,扮演另一个父亲的男演员中川雅也,笔名 Lily Franky,曾经写过畅销小说《东京铁塔,我的父亲母亲》,催泪很多读者。所以,他才是理想型的父亲,有一句台词是“父亲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做的”,生活座右铭是“能明天做的事情就不要留给今天”。无形中他的生活理念又与当下用力地握手了。经济下行,就业困难,在电影中福山雅治再优秀也因为年龄逼近35岁而被公司边缘化,上司的理由放在2024年也“无可辩驳”——你一直勇进,也该给年轻人留点空间和机会了。而这位人前风光的高管只能忍住不爽,最终退回家庭寻求新的平衡点,这像不像今天无数职场博主或者旅行博主讲述的急转弯故事。与其说是枝裕和预判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情绪,倒不如说只是因为他山之石比我们先滚动好几年,提前进入高速发展期也提前进入衰败期,这个周期是经济

十年后,《如父如子》仍有现实意义

应对困难,“是相当正统的戏剧拍法”。

没拿上岗证,也配当父母?类似追问近年来越来越多。发现病症容易,更重要的是勘察到底,以及如何治病救人。在《如父如子》里,福山雅治演的父亲就被端到无影灯下,一举一动,一笑一悲,皆被无情记录。不管有无发生后来的事故,他的一些教育观念也值得探讨,比如认为孩子性格温吞,“在现在这个时代,只会吃亏”。得知儿子并非亲生后,第一反应竟然是“果然如此”,因为不能接受孩子不像自己一样“优秀”,他永远像加足油门的列车。当然可以把责任推脱给时代与社会,但肉眼可见,下一代身上的诸多问题,与父母履行职责不力大有关系。福兮祸兮,抱错孩子一事,终于让他们有机会真正反观自身。

的,是社会的,也是关乎人性的。

而最让我震惊的是人类基因的“恐怖”,电影中高管对妻子说在我小时候跟儿子一样离家出走,也是很快被爸爸拎回来,当年我是想去看望母亲,而今天这个小孩是想看望自己的养父母,高管的强势性格与当年的父亲太像了。是枝裕和在这次国内宣传中也提到,自己原本非常抗拒,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像父亲,包括相貌。所以,他在这部电影里其实也告诉我们,人到中年会近乎无奈地发现,不管自己读了多少书走过多少地方,最后都很难逃开的底层逻辑竟然是基因,换句话说从相貌到气质到性格甚至命运,我们都将最大程度地复刻父母,要么是爸要么是妈。或者也因为这个原因,2013年的《如父如子》过了十年再看,也依然有新的感受冒出来。是什么预判了我们?是经验,是记忆,还有亲情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福山雅治演的父亲从相机里看见孩子临别前偷拍自己熟睡时的照片,开始哭泣。这一笔设置得或许过于刻意,但是没有这些照片,总会有其他生活痕迹,启发他触动他,一根导火索彻底引爆全面反省。片中另一位父亲的对白更有人味。他说当初在医院是看着亲生儿子庆太的脸起了疏晴的名字——疏晴这个名字给了抱错的那个孩子——但现在怎么看庆太这张脸,都觉得他应该就叫庆太。名字是父母赋予,但在成长中名字又与孩子血肉相融,合而为一,再难拆散。也是以这位父亲为镜,当事人才会幡然觉醒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《我是刑警》: 硬核的白描

年末刑侦题材之作各显神通,《我是刑警》最老派,也最硬核。在这里,你很难看到所谓“神探”的金手指,也没有太多所谓“侧写”之类的流行概念。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以后,一连几个大案子,讲的都是刑侦干警如何扎扎实实办案子,迎难而上,从不回头。

首个案件以1995年震惊全国的“鹤岗1·28持枪抢劫案”为原型,一篇篇就敲定了《我是刑警》近乎白描的纪实风格:1995年1月,一帮匪徒闯入河昌西山矿区,试图抢劫一笔准备发放给工人的工资款,最终导致多名保卫科工作人员伤亡。专案组火速成立,一批基层警察开始了勘察现场、收集物证、弹道分析、摸排调查等工作。

经由镜头细致的还原,观众得以窥见,在刑事科学等技术手段并不成熟的1990年代,公安人员办案的不易:挨家挨户地摸排调查,一户人家可能反反复复跑上六七回;技术人员数量有限,弹道分析、物证分析的任务堆积如山;即便是有了国家级专家的帮助,要想确认一具无名尸的身份,依然需要一次次证据分析、现场还原……

更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戏,发生于审讯阶段。主人公秦川(于和伟饰)以嫌疑人宋小军(李泓良饰)的妻子白玲(马苏饰)为突破口,动之以情,逐步攻破白玲的心防,得到了关键性口供。而在审讯宋小军的戏份中,镜头也精准捕捉到了这个悍匪骨子里的冷漠张狂、毫无人性。两场审讯戏,张力十足,让人仿佛置身现场,亲眼目睹妻子如何崩溃地一步步证实自己的怀疑、意识到丈夫原来杀人如麻;而悍匪从动念到策划如何步步为营,那一句不以为然的“我喜欢钱”,触目惊心又发人深省。

《我是刑警》的硬核,还在于它少有人拍出了同类题材鲜少触及的“系统性难题”。比如刑警与直属上级之间的理念差异与冲突,比如不同城市之间警方不够流畅的合作模式,还比如公安局与检察院、法院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尤其是在时间跨度长达8年的“张克寒连环抢劫杀人案”中,剧集既拍出了基层刑警的锲而不舍,也毫不避讳办案过程中的摩擦、磕碰、错过与遗憾。层层递进的情绪,不仅属于多年为案件奔波的秦川,也震撼了荧屏外心有戚戚的观众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《我是刑警》的成功,并不在于案件的耸动或原型的神秘,而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拍出了刑侦工作的进步,又真真切切地讲明白了那个普通人同样可亲可感的朴素价值——刑警破案,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,不能凉了。

曹欣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藝評論
專項基金
特约刊登